

林海雪原

李频 著

子夜

芙蓉镇

龙世辉的编辑生涯

——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的编审历程

龙世辉的编辑生涯

——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的编审历程

李频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龙世輝的编辑生涯

——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的编审历程

李 频 著

责任编辑 张如法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25 字数：166 千字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定价：3.80 元

ISBN7-81018-827-5/z·7

(豫)新登字第 09 号

序

秦兆阳

青年作者李频写了一本有关文学编辑工作的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已故老编辑龙世辉的爱人谢素台同志陪同来找我，要求我为这本书写篇序言。由于种种原因，我向来不爱为别人的著作写序。近年来脑力、视力、精力衰退，不能阅读长篇书稿，就更加不能写序。但这一次我不能坚决拒绝。原因有二：一、据说这本书稿是以龙世辉同志的某些经历为线索探讨一些编辑工作中的问题，这不能不勾起我对龙世辉同志的怀念。二、我自己是个文学期刊的老编辑，没想到现在竟然有人专门对“编辑学”很有兴趣，这不能不对我有所触发。

于是我就想趁此机会借题发挥谈一点感想。

文学书刊的编辑工作，如果抱着敷衍了事的态度去做，并不困难；如果想认真负责地把它做好，就很不容易。不容易之处何在？细说起来话太长，只能略举数端简述如下：一、年年月月，看稿选稿退稿，沙里淘金，要有恒久不衰的极大的耐心。二、组稿约稿读稿改稿校稿，往往反复多次，总起来可以名之为“磨稿”。要善交朋友、懂得写作、理解生活、善于思考，而且同样也是要有恒久的耐心。三、甘当不出名的评论者、不要报酬的创作参谋、不计私利的辛勤园丁；而且“关系”复杂，好心未必能得好报。四、既要严格把关，又要百花齐放，情况复杂，责任重大。因而必须经得住“左”右的以及其他种种气候、种种思潮的冲击和干扰。因而可能会发生这样

那样的波折，形成这样那样的苦恼。因而不但要受得住，担得了，而且要善于接受教训，矢志不移。……学习啊！思索啊！要想当一个好的编辑，就永远要勤于学习，勤于思索。

然而，一个好的编辑又总是乐在其中。发现了好作品，其乐无穷。发现了新作者，其乐无穷。所编的书刊受到读者欢迎，其乐无穷。给文艺事业添砖添瓦，其乐无穷。深知工作的价值意义，其乐无穷。……理想产生热情，热情生发乐趣，快乐排除烦恼，于是干劲十足。

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在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中，在战争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中，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运动中，有多少辛勤劳动热忱奉献的好编辑！他们是文艺大军中的特种兵，是文艺大厦的垫脚石。他们往往是名不见经传，功不见史籍，然而如果没有他们的热忱奉献，革命的文学事业怎么能够不断地发展壮大，直到今天！

今天，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加快精神文明建设的重担正落在当代人的肩膀上了。因此，也必须从文学书刊编辑工作的角度提出要求——应该充分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应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祝愿新时代的文学园地里，出现更多的为了崇高的理想而热忱奉献的好编辑！

目 录

| | |
|-------------------------|--------|
| 第一章 龙世辉：文学编辑史不会遗忘的名字…… | (1) |
| 第二章 初涉编坛：社会化与编辑角色意识的形成 | |
| 一 “清洁工”的第一课…………… | (15) |
| 二 编辑行话与《子夜》再版的“内部风波”…… | (20) |
| 三 龙世辉与萧军在精神生产中的隐形交往… | |
| | (23) |
| 第三章 《林海雪原》现象：编辑选择的功能与历史 | |
| 时代的误区…………… | (30) |
| 一 《林海雪原》再版的编辑加工面面观…… | (31) |
| (一)精益求精心理与编辑自信的确立…… | (32) |
| (二)编辑的矛盾心态扫描与再版加工概况… | |
| | (34) |
| (三)“作品总是属于作者的”…………… | (39) |
| (四)文化的历史形态如是说…………… | (42) |
| (五)《保卫延安》与《林海雪原》编辑过程的比 | |
| 较分析…………… | (44) |
| 二 初版编辑的一个疏忽与《林海雪原》的传播 | |
| 效应…………… | (47) |
| 三 大跃进时期稿酬“大跌价”的先声…… | (56) |
| 第四章 《历史的回声》出版历程：新时期文学编辑 | |
| 工作的多声部合唱…………… | (59) |

| | | |
|-----|---|-------------------------------|
| 一 | 龙世辉重登编坛..... | (59) |
| 二 | 广东人民出版社热情组稿，激励作者尽情 展现才华..... | (61) |
| 三 | 作者投稿心理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坐失良机 | (63) |
| 四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奇制胜..... | (67) |
| 五 | 退稿难咏叹调..... | (68) |
| 六 | “这都是命”..... | (71) |
| 第五章 | 为《代价》助产：指导、催生、调养、护理..... | (73) |
| 一 | 韦君宜的信任与龙世辉的启发..... | (73) |
| 二 | 小说题目的变动与对原稿的超越..... (一)龙世辉重在思想内容的把握..... (二)秦兆阳意在艺术形式的锤炼..... | (76) (77) (79) |
| 三 | 《代价》不同载体编辑方式的各自特点..... (一)“媒介就是信息”的编辑学涵义..... (二)一个细节处理的对照分析..... | (81) (81) (84) |
| 第六章 | 《将军吟》的审编：编辑的内在尺度与面对 认知困境的群体吟咏..... | (89) |
| 一 | 韦君宜与莫应丰的初次交往..... | (89) |
| 二 | 编辑鉴审的内在机制与龙世辉对《将军梦》 的鉴审犹豫..... | (92) |
| 三 | 龙世辉借重集体智慧..... | (95) |
| 四 | 编辑的胸怀与选择的整合涵义..... | (100) |
| 第七章 | 《芙蓉镇》的鉴审：社会生活乃文学编辑评 判的终极参照..... | (105) |
| 一 | 中外编辑残稿鉴审比较谈..... (一)审与拒审的分野..... (二)确诊与误审之间..... | (107) (107) (109) |

| | | |
|------|----------------------------|-------|
| 二 | 文学编辑鉴审作为“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 | (111) |
| (一) | 发现生活与对《芙蓉镇》的科学认识 | (112) |
| (二) | 参照历史与对《芙蓉镇》的价值评估 | (116) |
| 第八章 | “伯乐”的心态：热情、责任心、效果的自审与反思 | (122) |
| 一 | 贺晓彤的“铭刻心底的回忆” | (123) |
| 二 | 从《林海雪原》和《芙蓉镇》看编辑加工方式的历史性演变 | (129) |
| 第九章 | 作者与稿件：编辑的双重价值指向 | (135) |
| 一 | “高晓声双包案”的启示 | (136) |
| (一) | 前期初审的晕照心理 | (137) |
| (二) | “作者本位”观念的检讨与“作品本位”观念的确立 | (138) |
| 二 | 编辑价值指向的两种形式 | (140) |
| (一) | 指向作者的“剩余价值”以提高稿件的品位 | (140) |
| (二) | 指向作者的前程以期待佳作问世 | (143) |
| 第十章 | 技术操作：文学编辑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 (152) |
| 一 | 真诚、聪慧与对作家创作的调节 | (152) |
| 二 | 导读、阐释及对图书推荐的超越 | (161) |
| 第十一章 | 龙世辉寓言：有关当代出版文化的阐释 | (169) |
| 一 | 深沉的出版文化投影 | (170) |
| 二 | 《大石头与小石头》的神话及编辑与作者的地位 | (173) |
| 三 | “认真的学者”的漫画勾勒 | (177) |

| | |
|------------------------|-------|
| 第十二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我所见到的晚年龙世 | |
| 辉 | (180) |
| 一 寻觅与对话 | (181) |
| 二 龙世辉与《编辑之友》 | (188) |
| 三 天凉好个秋 | (191) |
| 附录：龙世辉著作简目 | (202) |
| 龙世辉审发稿篇目 | (211) |
| 后记 | |

第一章

龙世辉：文学编辑史不会遗忘的名字

一

我小心翼翼地写着这本书，我不揣冒昧地写了这本书。到底该怎样评价这种选择与这种形式的写作，我心中没底儿。我不知道读者是否会和龙世辉先生本人一样发出这样的疑问：“值得吗？”“有这个必要吗？”“会不会贻笑大方？”“会不会惹事生非？”怀着难以排遣的惶惑不安，我还是把它奉献在读者面前。

几年来一直有心写这本书，总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难以一气呵成，只能零敲碎打，断断续续。直到龙世辉先生长眠于八宝山的噩耗传来，我才痛心地发现自己的犹豫懈怠终于铸成了一个无可补救的遗憾——龙世辉先生无法看到本书的出版了。

再不能驻足沉思、徘徊不定了。伴随着对老人的哭泣与怀念，我们继续着两三年来追踪与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编辑史的共同的话题。然而，再不是两代人的寻觅与对话，而是一个苍苍白发的长者向人世的最后谢幕，一对相知甚笃的忘年交撕心裂肺的永诀，一个年轻的研究者对他的研究对象的“遗

体解剖”。我的手颤抖，我的手术刀笨钝，尽管科学解剖要求冷峻缜密严肃，但我却难免因个人主观因素的介入而心情难以平静，甚至举止失措。

人，生有他的园地，死有他的归宿。龙世辉在当代文学编辑的田园里辛勤耕耘了近四十个春秋后，平静地告别了他的岗位，最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息了。作家出版社发布的《龙世辉同志生平》开头说：“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杰出的文学编辑家、作家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龙世辉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91年8月18日12时23分在京逝世。终年65岁。”“龙世辉同志一生心胸坦荡、光明磊落、严于律己、真诚待人、热情助人”，他“一生淡泊名利，他编书写作，凭藉的是心灵，想到的是责任”，他的去世，使“当代文学界和出版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编辑家”。也许，他生前并没有想到组织上会做出这一评价，也没有想到会安葬在那个神圣的地方。65岁，毕竟还是可以发挥余热的年龄，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去得那么快，生命的历程会过早的终止。作家出版社为他写的挽联“京都伯乐半痴半迷于文坛育新秀名垂千古，湘西赤子呕心沥血为他人做嫁衣辉耀百代”，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也是对他的最公允的评价。

龙世辉1953年刚进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著名作家、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楼适夷语重心长地对他 说：“好好工作吧，读者不会忘记你的。”龙世辉在风风雨雨的工作历程中时刻铭记着这句劝勉激励的话，并以心血铸就的历史证实了它。

“龙世辉同志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杰出的文学编辑家”，“他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37年，主要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度过的，经他组稿、编辑或者提供编辑意见的书稿就有200部(集)以上，其中包括长篇小说《三家巷》、《苦斗》、《前

驱》、《清江壮歌》、《代价》等。有的作品得到文学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甚至获得了茅盾文学奖。”^①正如当代文学评论家郑伯农送他的挽联所说，他“无心为本家种自留地，全力替他人做嫁衣裳。”当然，这 200 多部作品同时也凝聚着上至社长总编辑、下至编辑部主任、编辑们的共同劳动，但龙世辉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许有人会说，这些作品并非龙世辉写的，他只是编辑而已。然而，“我们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可以把出版者的作用比作助产士的作用，出版者虽不构成生命的起源，也不是生命的孕育者和提供者，但没有他，一部构思好了的、并已脱稿的作品就不能真正成为作品而存在。”^②

信哉，斯言！

《龙世辉寓言集》的责任编辑说：“龙世辉这个名字，于我虽还陌生，但是一当把这个名字同我儿童少年时代几本印象深刻的书联系起来，便教我倍感亲切。如《林海雪原》、《清江壮歌》，这些书我至今难忘。自从干上编辑行当，一本出名的书，掺和了多少不出名的责任编辑的心血，我还是掂得出来的。因此，对龙世辉以及龙世辉这一代老编辑，我非常敬重。能做《龙世辉寓言集》的责任编辑，自然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③

诚哉，斯言！

一部文学作品史耸起了一部文学史的大厦，这是令人瞩目的文学现实，而一部当代文学作品史伴随着一部当代文学编辑史，却是被人遗忘的文化史实。

“中国当代文学编辑史不会忘记”，如果有人认为难免空

① 作家出版社：《龙世辉同志生平》。

② [法]罗贝尔·埃斯卡尔皮：《文学社会学》，符锦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年版，第 71 页。

③ 汪晓军：《龙世辉寓言集·编辑后记》，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 年版。

洞与武断，那么，就权当笔者是出于个人感情的崇敬与学术探究的偏爱吧！然而，我更希望这是对未来的学术事实的展望与企盼。

二

社会的选择都是双向的。龙世辉选择了文学编辑，文学编辑事业也选择了龙世辉，同时也造就了龙世辉。

1952年，龙世辉从北京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拔进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成为第一期第二班的学员。在萧殷、张天翼、陈涌等文艺前辈的指导下，他深研文学理论，同时开始文学创作。临毕业分配时，班主任马烽对他说，一是去报社当记者，一是去出版社当编辑，让他考虑后选择一下。没过三天，马烽又找到他说：“你自己不必考虑了，我们已经替你考虑好，当记者可能发挥你的所长，但考虑到你比较毛躁，还是去出版社当编辑，磨炼磨炼。”临别之际，担任副班主任的徐刚特意赠诗纪念：

不要象一只鸟
扑拉拉地飞过去
没有留下任何影子
让那些和你在一起过的人
留给他深远的怀念

1953年，龙世辉带着诗的希冀与馈赠来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了他诗意的人生。由振羽起飞到展翅高翔，龙世辉展现的是鹰的雄姿，而不是雀的形象。进社后，他先在书稿整理科工作，既培养了业务能力，又先后编辑了《五月的矿山》、《瞿秋白文集》等作品。1957年，他成功地编辑了《林海雪原》，树立起自己编辑生涯的第一块里程碑。“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国的文学编辑出版工作处于瘫痪状态，龙世

辉在1973至1978年谋生于北京语言学院。

如果说龙世辉最初涉足编坛是当时社会体制使然，历史使他别无选择，那么，1978年他回归编坛却是在完全拥有自主权时的决策。老马恋槽，他难以割舍那种对“精神故园”悲喜交织的情感。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北京大学也正准备把他调去教中国当代文学课。前半辈子为别人煮字，终于有机会在大学的圣殿里讲学、著述，应该说，他是颇为神往的。恰在这时，韦君宜找上门来，这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对他说：“老龙，你还是回来吧，我一个总编辑，整天为手下的编辑校对改错别字。眼下正有一部繁难稿件《人民》，等着要一位能拍板的编辑来处理。”轻轻一声呼唤，龙世辉又回到了离别数年的老岗位。

这是冰雪解冻后的第一个春天，虽是寒意料峭，但他分明感受到融融暖意。来不及诉说十年间的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来不及休整那颗疲惫的心，他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板凳还未坐热，就出差到广州处理繁难稿件《人民》(后易名为《历史的回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来又担任当代文学编辑室小说南组副组长。组稿、审稿，繁重的工作负荷下，他也觉疲倦，但内心兴奋快慰。他成功地编辑了《代价》、《芙蓉镇》、《将军吟》等新时期文学的代表性作品，跃上了自己编辑生涯的又一座高峰。不仅他自己引为骄傲，编辑界同人也传为佳话。

1979年，《当代》杂志创刊，初出的几期小说方面较弱。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委会决定调龙世辉去《当代》编辑部。韦君宜亲自交代他两个任务：“一是打小说的翻身仗，二是把人文社的老编辑作风带过去。”几多信任，几多考验啊！他不负厚望，以火样的工作热情激发同志们的干劲，他严谨认真的编辑作风为青年编辑树立了楷模。他“除分出一部分

精力做一些业务组织工作，仍象一名普通编辑一样，埋头看许多稿件，并亲自组稿、编稿、发稿，在《当代》发表的中篇小说《宿愿》、《这一家人》、《威风乡人》、《马班长闲话》、《白莲湖》等等，就是他亲自发现或加工的。”^①在《当代》编辑群体的共同努力下，《当代》终于横空出世，驰骋文坛，被誉为大型文学刊物“四大名旦”中的“正旦”，受到了上级表扬和读者欢迎。

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恢复成立了作家出版社，领导又想起了龙世辉。他又告别《当代》升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领导一个出版社的业务工作，主持出版了《当代小说文库》、《文学新星丛书》、《作家参考丛书》等。

显然，龙世辉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文学编辑家，从普通编辑到副总编辑，他顺利地走完了编辑家在业务工作岗位上的全部历程。他的编辑生涯丰富着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编辑史，他个人的成长历程从一个侧面映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编辑出版事业发展的轨迹，他的升沉起落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编辑出版大潮中所激起的一朵浪花。他编辑的《林海雪原》、《将军吟》、《芙蓉镇》等，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开拓意义的作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编辑史中动听的乐章。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作为典型的文学编辑家，龙世辉是一个独特的、动人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

龙世辉的工作经历和编辑成就只是他作为编辑家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他对文学编辑工作的理解与倾心投入，他自觉的编辑角色意识与角色扮演才是他作为编辑家价值的内在依据。

尽管他一直向往当作家，他手中的笔也一直与文字打交道，他本来也有可能成为教授、专家，但历史注定他成为一个编辑家。

^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业务职称评定委员会鉴定。

论才华、学识，龙世辉具备当作家的能力，并非没有可能成为大作家。他家学渊源，少年时代受到了严格的家庭教育。他博闻强识，古典文学修养深厚，在大学和文学研究所期间都曾显露出创作才能。而且，他少年时代经历过抗日的烽烟，青年时代又曾二进黄埔军校，有较丰富的社会阅历。他一直酝酿构思着初具规模的长篇小说创作，但是繁忙的编辑工作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优良的编辑道德素养使他不忍置案头数以百千计的稿件于不顾，而潜心自己的创作。到处奔波，不断发现新人新作的编辑职业习惯也难以使他从容写作。无奈，他只好把自己的创作一次又一次地向后拖延，利用点滴的休息时间写作寓言、散文、短篇小说和评论等豆腐干似的小篇章，聊以宣泄自己的创作冲动。1979年，他曾难得地获得一个月的创作假，他高兴极了。这期间，他一口气创作了两个短篇小说和五则寓言。韦君宜看过短篇小说《小柳》后，称道小说的主人公在当今社会里是很难得的，便推荐发表于《当代》1981年第1期。《寓言五则》在《当代》发表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配乐广播了一年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本可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但他把自己的时间和创作才能贡献在他所编辑的作品中，与作者规划、调整故事情节，修饰文字，帮助作者创作成功是他的最大心愿，他也借以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慰藉与满足。

龙世辉业余写作评论几十篇，小说散文二十余篇，《龙世辉寓言集》竟然是他几十年来结集出版的第一个集子；固然以其意味隽永而为人称颂，但比起他为别人编辑出版的丰硕成果来，诚如他自己所说：“少得可怜，薄得可笑，显示着编辑的‘贫困’，但也是一个编辑业余写作的一点小收获。”^①

① 龙世辉：《龙世辉寓言集·作者的话》。

在中国现当代编辑出版史上矗立着一系列的编辑大家。编辑家各不相同。编辑工作是一些人安身立命的谋生手段，也是另一些人孜孜不倦的事业追求。有的人在创作上功成名就后转栖编坛，身为编辑家，但凭文艺创作的成果、思想文化的建树奠定其社会地位；有的人却专心致志、自觉自愿尽心尽力地做编辑工作，靠编辑事业的丰碑赢得编辑家的称号。有的人以编辑工作开始他最初的文化旅程，但出色的编辑工作一举成名之后，却因社会文化的需要、个人志趣的转移而另有旁务；有的人却生死相依，乐此不疲，一生坚守着编辑出版阵地。同样是编辑家搞创作，有人凭借编辑出版的优越条件充分展露其创作才华，有人却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兼涉创作，是以编辑工作作为核心、为基础的才能培养与能力训练，作为更有效地搞好编辑工作的手段。龙世辉是专业的文学编辑家，成于斯，毁于斯，生死系于斯。如果他匀出三分之一哪怕是五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耕种自己的园地，他给后人塑造的自我形象将别具风采，留给后来的编辑学研究者的也不会是这样独特、甘美而又近乎艰涩的品味。他显赫的编辑工作成就也就会因小有名气的创作而不再默默无闻。然而，这对他自己来说是不敢想、也不会想的，只是后人的假设而已。时代使然，历史使然。

编辑家的价值与编辑自身的价值观念虽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却是一个互有联系的命题。编辑家的价值观念是他规划人生蓝图，促成他编辑成就及其大小的内驱力，因而也是理解编辑家的内心世界，评价编辑家自身价值的一个参考指标。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以著作及其著作劳动为核心，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确立了创作的本体价值，而评论、编辑则总是居于从属和附庸地位。创造性的著作劳动才能“传之后世”并为人称道，而同样具有创造性